

## 7.2元的尊严

杨丽萍

## 1

他咬一下嘴唇,平复一下心绪,说:“为了7.2元的外卖费,我把所有能放下的,都放下了……”

小于坐在路边石上,街灯像静静的湖水,轻柔地抚着他那张略微扬起的国字脸,还有那件UU跑腿的黄色网状马甲。已是凌晨,邯郸市郊街巷空旷无人。他的眉间距较宽,都说这种人心胸宽广。他却眉头紧皱,额上出现一道抬头纹。这是2020年7月18日。

小于深吸口烟,夹烟的右手一挥,指向马路斜对面一幢六层住宅楼。

“这是我这辈子的屈辱,”他咬一下嘴唇,平复一下心绪,一句接一句地说,“为了7.2元的外卖费,我把所有能放下的,都放下了……”

他那河北腔的普通话包含着说不尽的憋屈与不平,还有点儿自嘲与自我宽慰。

小于的网名叫“团团的小短短”。这位自认为特别失败的小伙子出生于河北衡水农村,小时家境不错,又是独子,倍受溺爱。16岁时,他还饭来张口,衣来伸手,什么活儿都不会干。在村里同龄男孩中,他是第一个订婚的,又很快解除了婚约。

接下来就是相亲,他说农村提亲看家庭,当年给他保媒拉纤的特别多,有一年相亲三十六七次,平均每月有三次。那时候,他开着车,拉着老妈和媒人,提着红塑料袋,里边装着瓜子和糖果,到处相亲。套路相似,媒人介绍一下双方情况,让男女单聊。问的是,“你是干啥的,挣多少钱,有什么爱好?”他风趣地说,“相亲30多次,都是我坐沙发,女方坐在床上。”

他知道女孩大都喜欢那种又痞又帅的男孩,他侃侃而谈就把对方侃懵了,最终却一个也没成,多数是他不同意。他憧憬的不是婚姻,是爱情和自由。后来,家境衰落,他又患了椎管狭窄,提亲的没了,31岁了,还单着呢。据美团点评发布的《新时代 新青年:2018年外卖骑手群体研究报告》,美团的外卖小哥75%来自农村,33%是单身。看来像小于这样的单身外卖小哥还有很多。

小于初中毕业后,进城折腾了几番。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,梦想像气球似的破了,落在现实的土地。他在邯郸摆过地摊,做过快递,均不如意。5月份,他改做外卖。他说,他要跟时间赛跑,“父母老了,我怕他们真的有点儿啥病,我拿不出钱来。”做美团专送要交工装费和租电动车费,每单仅赚3.7元;饿了么每单赚4.5元,两者他都没选,选了UU跑腿和美团众包,运气好的话,一天能挣200元左右。

## 2

一个多小时前,小于抢一单,送餐距离两公里,配送费5.2元,外加两元夜间补贴,单价不算低。他跟着导航走,导航结束时,拨通客户电话。对方却毫无歉意地说,她把地址填错了,让他改送到另外小区的7号楼。还没等他问清楚,她说很很忙,不耐烦地挂断电话。

小于用导航一查,离他有五六公里远。按平台规定,超出一公里,外卖员可取消订单。可是,这时客服已下班,订单取消不了,吃点亏就吃点亏,给她送去好了。

赶到那里一打听,门卫大爷说,我们这儿只有1号楼和2号楼,没有7号楼。小于拨两遍电话通了,她说她不在这个小



视觉中国/图

《中国外卖》是一部聚焦外卖小哥群体的长篇纪实文学。在数字生活已成日常的当今,外卖小哥、快递员等都成为一个个庞大的从业群体,他们是奋斗者,也是“美好生活的创造者”。作者先后采访近百位外卖小哥,用饱含温度的文字向读者呈现了鲜活的外卖小哥群像,记录他们艰难的生活和不懈的奋斗。

区,在另一个。他又跑了四五公里,再打听,还不是。又给她打电话,她说她家不在小区里,在小区外。他这下懵了,小区外可就大了去了,上哪儿去找?他登录“跑男群”,跟“老江湖”咨询,没人知道。

已过半夜11点,街上哪有人影,跟谁打听?别说,还挺幸运,真就问到人了,那人很好,把小于送到那幢楼跟前。为这一单,他跑了十几公里,耗了将近一个小时,要是接其他单起码能跑三单,赚二三十元。

单元门锁着,他进不去,打电话让客户下来取,她拒绝了。这怎么办?她不下来,他又进不去,这餐怎么送?运气又来了,有一位住户刚好回来,他跟了进去,把那份十几元的麻辣烫送上了楼。

“您下次能不能把地址写清楚?为您这个单跑太远了。”他还想说,地址您写错了,在电话里说清楚也行啊。

“不是,我再差也不差这一点儿。”

小于感到倍受侮辱,脸火辣辣的。自己虽说穷,也没在意过这十块八块的,她哪怕略表歉意,也会让他心里好过一点。她那副居高临下的态度,连句“对不起”也不肯说,让他实在接受不了。

他恨不得把麻辣烫扔在地上,把钱赔给商家。可是忍了忍,还是说了一句:“祝您用餐愉快!”

转身下楼,他宽慰自己:我一个送外卖的,今晚表现得比你好了!

可是,他心里憋屈啊,为7.2元的外卖费,就被她这么践踏自尊。做外卖前,他最不能忍受的就是委屈,现在什么委屈都得受,多么难听的话都得听,还要一边赔笑,一边说“对不起”。这边跟商家“对不起”,那边跟客户“对不起”,送了两个月外卖,把31年没说的“对不起”都补上了。

“人家就是一副高高在上的凌驾者气势,”小于停顿一下,嘴角一咧,似乎要哭出来,急忙忍住,平复一下心绪,自嘲地说,“我就为这7.2元,就低三下四……我混到了这个地步,要钱没钱,要房没房,30多岁还没成家,你还欺负我!”

## 3

据《2020年饿了么蓝骑士调研报告》,感到自己得到尊重的外卖小哥仅占27%,感到不受尊重的却占36%。有小哥说:“送外卖让我变得越来越自卑。”有这种客户,他们怎么能不自卑?一位网名为“川东小

文”的外卖小哥说,晚上11点多钟,我把外卖送到小区门口。有门禁,我进不去,给客户打电话,她让我找保安。我叫了半天保安,没人应。我又打电话,请她下来接,她叫我等。我说我还有好几个单,没法等啊。她终于下来了,骂骂咧咧地说:“我要是自己下来拿,还点啥外卖?”我说,你不下来,我进不去啊。她却不讲理地说:“以后再也不点外卖了,美团真差劲……”第二天,我多了一个差评。

刚在深圳布吉美团专送做外卖的刘海燕被导航引到山脚下,一道栅栏拦住去路。她联系客服:“你的地址到底在哪儿?附近有什么标记?”

“找到幼儿园就找到了。”

她跟着导航从山这头翻到那头,又从那头翻过来。陡坡电动车上不去,她就推着走,一条腿做快递时落下病,隐隐作痛,浮肿得手一按一个深坑。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找到幼儿园,却怎么也找不到“2栋”。转悠了两个小时,电动车的电快耗没了。她破罐子破摔地打电话给站长:“这一单说啥都找不到地方,我不送了,你爱咋办就咋办吧!”站长把客户电话要了过去,不一会儿回话:“你去吧,在隔壁。他说他去朋友家玩,把地址写错了。”

“我的妈呀,还有这种事儿。”她拎着外卖进去了,一个女的出来接,屋里的男的问:“送来了?”

“送来了。”

“她不送就给她差评。”

刘海燕气坏了:“几次问你,你都说就这个地址,结果还是写错了。”

不过,她不敢发火,不送就给差评,发火更要给差评。差评不仅白忙活两个多小时,还要罚款50元。

刘海燕委屈,坐在山上哭着给丈夫打电话。“你别哭了,有啥哭的,遇到这事儿太正常了。你要知道自己干的就是服务行业,啥人都遇得到。”他笑着说。

她本想晚上再跑几单,气得没了心思,坐那儿哭了两个来小时就回家了。丈夫劝她:“这事儿吧,你不能太在乎,他给差评就差评,大不了损失50元;他要投诉就投诉,你也不是每天都能遇到这种客户。”

对小于来说,窝囊事层出不穷。一天夜里11点钟,小于抢一单,送到楼下,打几遍电话客户都没接。客户在25层,小于没电梯卡,乘不了电梯。打电话问商家,得到

答复:“有上楼的你就跟进去。”

“半夜11点半了,哪有人上楼?”

“这个必须要给送到,(你)就是爬也得给人家爬上去。”

为了7.2元的外卖费,小于就得爬到25层。他患有椎管狭窄,要是累了犯病,躺在床上谁来照料,花多少个7.2元才能治好?小于想,我就在这等吧,不再接单了。实在不行,这单我自己买了。几个月来,他没少买这种单,有羊肉串,还有炒酸奶。

他想想就窝囊,我耽误这么长时间,可能还被差评,商家为难我,客户为难我,保安也为难我。我才挣这么点钱,不送到又不能走。

小于等了十几分钟,21层的住户回来,他跟进电梯,从21层出电梯,从楼梯再爬到25层。“你为什么不接电话啊?”他问接餐的女人。

“我老公订的,我不知道。”

## 4

“我在路边救过两回人,见到流浪猫、狗也救助过,也拿过道德模范,还给贫困学生买过电脑……人家都说,好人有好报,我不知道我的好报在哪儿。我着实憋屈了,但是我又没地方发泄,只能坐在路边,不嫌丢人地这么坐着,我还不跟家里人说,”小于坐在路边石上自嘲地笑了一下,骤然停顿,又咬一下唇,“我为什么混得这么差……”

小于在邯郸没什么亲友,手机成了密友,跑单时给他导航,有什么苦恼就跟它叨咕叨咕,录下来发到西瓜视频。他叨咕完了,见不远处有个警务室,站起来走过去,跟值班的警察磨叨几句。警察见他受了委屈,让他坐一会儿,平息一下。

充电犹如一滴一滴地加油,要漫长地等待。在百无聊赖的等待中,小于突然发现滏大街与丛台路拐角处倒着一人。他走近一看,是个戴黑边眼镜,穿白T恤和牛仔褲的小伙子,看样子是喝醉了。庆幸的是他没倒在马路中间让车撞着,不过让小于担忧的是他的两只脚伸在机动车道上,司机转弯没注意就会被碾压,有可能会变成残疾,司机也会吃官司,酿成两家的悲剧。

小于想把他扶起来,移到路边,伸出去的手又缩回来。周围没人,小伙子若是丢了钱包,少了手机啥的,自己就说不清了。小于想了想,选择报警。报警后,他又怕在警察来前,路过的车把小伙子轧了,于是,跑去把充电的车推了过来,横在小伙子脚边。司机即便看不到脚,也会看到红色电动车。这么看来,当初选择红色的车是无比正确的。

在小于翘首观望时,警车开来了。三位身穿“邯郸交巡”字样服装的警察把那个小伙子扶起来。他脑袋耷拉着,神志还在游荡。警察从他兜里找出手机,调出一个号码拨过去。

“什么?他不是邯郸人?这边没有亲戚朋友?他跟谁一块住,同事?没事没事,他就是喝多了,别着急。不用送医院,没有明显外伤。”警察见家人着急了,安慰道。

经过一番折腾,小伙子的神志终于归位。警察帮他拦了辆出租车。小伙子临走时请小于留电话,容后再谢。小于没给。

天已大亮,小于快困死了,电也不充了,回家睡觉去了。无意间救了人,挺有成就感,“就当又加个班吧”。

(节选自《中国外卖》杨丽萍/著,浙江人民出版社2022年6月版)